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霞箋記

第一回 中丞延師訓愛子 霞箋題字覓姻緣

詞曰：羨卻青樓張麗容，玉郎才子偶相逢。

霞箋詩句相酬和，翠館恩情樂正濃。
陸地風波飄蓬遠，官房怨歎正無窮。
春風得意馬蹄疾，會看佳人出尚宮。

話說元朝年間，有一家縉紳，姓李名棟，松江華亭人也。官拜御史中丞，夫人何氏。只因年邁，辭官退居林下，單生一子，起名彥直，乳名玉郎。少而穎異，長而涉獵。諸子百家，無民貫通，古今書史，靡不洞悉。只因他是一個蓋世才子，性多古傲，婚配之間必欲選一個才色兼備的女子，方才就姻。恐其誤墜羅網，終身莫贖，所以歲月蹉跎，年至弱冠，尚未花燭。那父母愛子之心，也就不肯十分逼他成姻。待等早登科第，然後議親，未為晚也。只因本地華亭縣內有一廣文先生，真是飽學宿儒，啟迪後生。這中丞李老御史就將兒子彥直送入學宮，由其早晚誘掖，成其功名。且學中盡是縉紳子弟，約口人，所食切磋，暫且不題。

卻說學宮內有一會景樓，這些子弟終日在上講書課文，每誦讀之暇，借此眺望，以舒向倦。誰知有一家鴉兒，他養得一個小娘，姓張名麗容，小字翠眉，生得千嬌百媚，且幼習翰墨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知曉。絲竹管弦，盡皆精通。只是稟性耿介，雖落風塵，常懷從良之意。總因他貞烈成性，每以污賤自恥，無奈鴉母過貪銀錢，每到一處，仗養這麗容國色絕世，就想得一注大財帛到手，方才快樂。因聞松江華亭縣乃人煙輳集之地，且多貴介王孫，他就僑居在華亭縣學宮隔壁間居住。那院也有一座小樓，為對景樓。這麗容翠眉小娘，終日在樓上流妝打扮，行止坐臥，不肯少離。設有那財多學少之人前來親近，輕易不肯相見。這是他保守清規，借為養閒之地，卻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那玉郎李公子，與他學中朋友終日溫經習史，朝吟夕讀，頗不寂寞。但學中有一位頑皮窗友，姓錢名灑銀，自恃父親執掌朝綱，行事每多乖戾，更兼姿秉愚頑，性懶功疏，博奕是他本行，宿娼是他性命。雖也在孫先生儒學中攻書，終日只是胡談，言不及義。一日先生偶爾公出，不在學中，趁便就要飲酒取樂。隨與眾位窗友商議道：「諸位弟兄們，今日先生不在，這等明媚春光，何不設一筵席，彼此取樂片時，豈不是好。」李彥直說：「眾位窗兄，既然灑銀兄有興，何不大家歡娛一番。」眾人俱道：「隨喜隨喜，敬如尊命。」於是令司書童子治辦酒桌，就在會景樓下燕飲。那時彼此酬酢，正在歡樂之時，忽聞絲竹之聲自隔牆飛越而來。大家靜聽了一會，但覺宮商清婉，管弦嘹亮。因其聲而思其人，必有絕美之色，乃有此絕技耳。正在歎賞之際，忽聽隔牆鶯聲嚶嚶說道：「趁此光風化日，何不將鞦韆打上一回。」眾窗友無不聽見。這玉郎李公子勃勃欲動，向著眾人說道：「聞其聲不如見其人，這粉牆一隔，好似雲山萬層，怎得快睹芳容，方才滿意。諸位兄長，何不竟到樓上眺望一番。」眾窗友說：「極妙！」隨即攜手拾級，一同登樓，眺看那鞦韆美人。

且說這麗容張氏，天生尤物，不加妝飾，自有一段可人雅趣。況是玉面宛如芙蓉，纖腰酷似楊柳。只見那鞦韆架上，好似仙姬降於雲端，豈不令人可愛，有詞為證：

粉頭牆露出多嬌，鞦韆影送來花貌。有千般旖旎，萬種妖嬈。最喜蓬松雲髻，斜蟬瑤簪，金釧輕遺落。碧紗籠玉體，襯紅綃，銅雀何須鎖二喬。——右調《梁州序》

且說李玉郎觀見張麗容鞦韆之妙，不覺神魂飄蕩，注目不捨。這一段癡情，早被人看出，眾窗友說：「李兄如此迷戀佳人，又坐此名樓，何不將此美事作賦記之，以志不忘。」玉郎說：「小弟庸才，怎敢獻醜。但既承台命，難以固辭。」錢灑銀道：「李兄自是高才，七步八斗，人所難及，願老兄速速濡毫。」李玉郎一聽，更覺有興，隨喚書童，快取文房四寶過來，適書笥中尚有霞箋一幅，就以此物試題。

只見他趁此濃興，搖筆書寫：

暫有視聽乍疑思，涓涓一片仙音至。繁弦急管雜宮商，聲同調歌迷腔字。獨坐無言心自評，不是尋常月風情。野猿塞鴻聲哀切，別有其中一段情。初疑天籟傳簫馬，又似秋砧和淚打。碎擊水壺向日傾，亂剪琉璃聞風灑。倘者聞聲情已見，村者相逢不肯戀。村俏由來趣不同，豈在聞聲與見面。

這李玉郎將賦作完，眾窗友無不稱贊。那錢灑銀說：「李兄之才真乃不愧子建，如此請教先生，自當嘉賞。」玉郎急止道：「此乃偶爾戲談，豈可以對先生，恐獲見責。」正說話間，先生自外歸來，聽見眾人喧笑，又見杯盤狼藉，不覺怒道：「諸生為何不去讀書，反在此宴會，是何道理？」這錢灑銀乃是一個學長，說：「諸生功課已完，用此潤筆，但是席殘酒冷，不敢褻瀆師長，如何是好？」孫先生不覺大怒，隨將諸生責一回，忿然而去。這李玉郎見勢頭不好，對著眾就推辭解手，因自思道：「方才戲題霞箋，此事倘被先生知道，殊非體面，不如趁此無人，不免拋過東牆，以絕後患。」正是：

遠移蓬梗非無地，近就芝蘭別有天。

卻說這李玉郎將霞箋擲過東牆，適值張麗容正與一個小妓凝香在牆邊鬥百草耍子，抬頭一看，忽見一片錦箋自天飛來，這麗容急急上前拾起，隨細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小妹子，我仔細看來，詞新調逸，句對字酌，作此詞者，非登金馬之苑，必步鳳凰之池，寧與凡夫俗子為伍哉！我想這幅霞箋，自西牆飛來，久聞那邊學宮，內有一李生小字玉郎，年方弱冠，胸懷星斗，今此霞箋或出自此生，也未可知。」這小妓女聽說，隨道：「姐姐言之有理，一些也不差。我前日偶立門間戲耍，見一少年才子，乘著一匹紫駱駝馬，金轡雕鞍，風風流流，望學宮而來，後跟著一個小奚奴，攜著包兒，甚是何人。那時妹子趕上前去問那童兒，他說：『此是千金子，裔出儒紳，姓李名彥直，小字玉郎。』」看起那人不過二八紀，真真貌壓潘安，才逾子建，且是那一段風流佳致，令人難以摹寫。我想這霞箋必是他作的，再無可疑。姐姐你若注念他，好似夙世姻緣今朝定，天遣雕弓中雀屏。姐姐，你也是個士女班頭，何不回他一首，以寄情懷。」這麗容一聽此言，不覺心肯，隨說道：「妹子，你將胭脂染成的霞箋拿過一幅來，我即將前韻和他一首。」這小妓女遞過霞箋，麗容展開，提筆寫道：

太湖獨倚含幽思，霞箋忽而從天至。龍蛇飛動發雲煙，篇篇盡是相思字。顛來倒去用心評，似信多情似有情，不是玉郎傳密契，他人焉有這般情。自小門前無繫馬，梨花夜雨可曾打？一任漁舟泛武陵，落花空向東風灑。名實常聞如久見，姻緣未合心先戀。詩中本是寄幽情，知心料得如見面。

麗容將賦題完，這小妓女凝香說：「姐姐高才，不煩構思，倚馬成章，若是嫁得玉郎，真成佳配。」麗容說：「俚句雖已寫完，但愧不能成韻，妹子須把此箋拋在西牆去。」這麗容有意玉郎，故暗囑東風飄到那人面前，方為有趣，有一詞為證：

輕將玉筍染雲煙，再祝司天乞可憐。三生若也是良緣，東華幸與些兒便，早覓知音送彩箋。——右調《懶畫眉》

且說張麗容將此箋拋向西牆，原求李玉郎拾著才得快意。誰知天緣湊巧，事當有成，這玉郎終日坐在危樓，思想那鞦韆美人，不能相會，每於讀書之際，時參眷念之情，因而意懶神倦，徐徐步下樓來，穿花徑，過小池。正當消遣之時，忽抬頭一看，見有一片紅箋自東牆飛來。這玉郎喜不自勝，隨急急上前拾起，仔細看了一遍，說：「妙哉，妙哉！分明是和我的詩箋，況且詞調宜人，字句留情，豈不令人愛殺。」正是：

昨遣紅詞過牆去，伊誰復見池邊來。

不知玉郎麗容如何見面，如何定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